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西元十世紀以迄十三世紀，東亞地區因為各民族相繼崛起與建立政權，並展開彼此間的競逐，導致政局略顯動盪不安。邊族政權的陸續崛起，對中原王朝構成嚴重威脅，並相繼建立起統治中原的「征服王朝」<sup>1</sup>，為本期歷史的一大特徵；當時，中國境內政治上大致呈現三國鼎立之勢，其中又以西元 1120 年代為分水嶺，前期為遼、宋、夏三國並存之局；後期則大致為金、宋、夏三國並立之勢。

西元十世紀初，也就是五代初期，契丹建國。其後一度南下中原建立政權，並建國號為遼，其統治中原，建立正統王朝的野心自不待言。宋真宗時期的「澶淵之盟」，雖然契丹民族再度征服中原的野心破滅，但卻也取得與宋國平等的國際地位，並自宋國獲得大量的歲幣。

西元十一世紀中葉，西北地區党項羌族領袖李元昊之建立夏國，其動機則是要建立與遼、宋兩國地位平等的國家；最後則迫於現實，向宋稱臣以換取宋朝龐大的歲賜利益。

西元十二世紀初，女真民族之建國，原先也只是爭取政治地位平等，與遼、宋等國共享平等的國際地位；最後卻因遼、宋政權的腐敗，而得以先後攻滅兩國，成為東亞地區唯一強權。但女真民族在攻滅北宋後之初，前後樹立兩次漢人政權為藩輔，顯然尚無意直接統治中原；後來雖有併滅趙構政權之志，卻因攻宋失利而接受趙構的稱臣，畫定雙方疆界，開始直接統治中原地區。

西元十三世紀初，蒙古民族的崛起，為東亞地區原本趨於相對穩定的政局投下了變數，再度掀起大規模的國際戰爭。蒙古對金、夏兩國所發動的戰爭，間接導致「後期金夏戰爭」、金攻宋戰事的爆發；在蒙古民族的操弄下，各政權相互爭戰導致國力俱疲，蒙古遂得以先後併滅夏、金、宋等政權。然在蒙古民族征服各政權的過程中，各民族為了自保，紛紛展開焦土作戰進行激烈抵抗。結果，造成中國境內人民死傷特別慘重。

---

<sup>1</sup> 陶晉生《女真史論》，導言，頁 1。台北：食貨出版社，1985 年。

分析西元十一世紀中葉以迄十二世紀前期，東亞國際關係，先後以宋遼、宋金的互動關係為主軸。然而，北宋時期，宋與西北的党項，東北的高麗民族之互動往來，也頗值得關注；尤其夏國政權建立後，宋夏雙方的戰、和與貿易往來，也是學者研究的重點；因為遼、宋、夏三方政權，在當時形成相互利用與牽制的錯綜複雜國際關係。

南宋時期，東亞國際關係除了金宋兩國間的互動外，金與周遭民族或政權，例如夏國、高麗、蒙古諸部等的互動也佔有一席之地。由於本文旨在探討金夏兩國的關係，在此，簡扼地描述金、夏兩政權的興衰。

金國為女真民族所建立的政權。西元十二世紀初，女真民族在完顏部族領袖阿骨打的領導下，於遼天祚帝天慶四年(宋徽宗政和四年，西元 1114 年)叛遼自立，並於金太宗天會二年(宋徽宗宣和六年，西元 1124 年)臣服向來臣事於遼，以及雖臣服於宋但卻叛服無常的夏國；翌年，金俘獲遼天祚帝，遼國正式滅亡。金國並於太宗天會四年(宋欽宗靖康元年，西元 1226 年)以來，先臣服高麗，建立起雙方的宗藩關係；並南下攻陷汴京城，俘獲徽、欽二帝，滅北宋，逐步建立起統治中原地區的王朝；宋朝宗室趙構則於江南建立偏安政權，並向金稱臣。於是東亞國際上形成以金國為宗主國，先後將夏、高麗、宋國等政權收為藩屬的國際關係。

十三世紀初以來，金國因國勢漸趨衰微，加上蒙古的崛起與攻擊，導致版圖日蹙。面對蒙古民族的虎視眈眈，金國統治者不但未能與中國境內各政權聯合對抗，反而分別與夏、宋政權捲入不同程度的戰爭。此舉不啻飲鴆止渴，加速滅亡的命運，最後於金哀宗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元年，西元 1234 年)為蒙古所滅。觀金國自建國以迄覆亡，享國約一百二十年；與歷代相較，立國時間雖不長，但對中國歷史發展，卻有其一定的影響力。尤其金、宋的數次和、戰關係，嚴重左右當時東亞政局的發展，也深深影響到金國與北方各民族之間的互動。

夏國的歷史則由來已久。自唐僖宗中和元年(西元 881 年)，党項族酋長拓跋思恭因助唐平定黃巢之亂，賜姓為李，因此党項族的拓跋氏又稱為李氏；並且升任夏州定難軍節度使，統轄夏、綏、銀、宥、靜等五州，儼然已成為控有一方的藩鎮，奠定在中國西北地區的統治實力。至遼聖宗統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西元 986 年)，李繼遷向遼國稱臣，接著與遼國結盟、通婚、並接受遼主的冊封，基本上已奠定了立國基礎。至遼興宗重熙七年(宋仁宗寶元元年，西元 1038 年)，李元昊始正式建國號為「大夏」。在元昊建國之前，党項族在中國西北已有將近一百五十

年的歷史。夏國建國後，歷經中原政局的變遷，從臣事於宋、遼，轉而臣事於金，迄金哀宗正大四年(宋理宗寶慶三年，西元 1227 年)為蒙古所滅。自建國號為夏算起，立國約一百九十年；若自控有西北五州地區算起，則党項民族控制中國西北長達約三百四十七年之久。

就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在西北地區的政權視之，夏的建國與發展，可謂空前之舉。東晉南朝時期，北方的匈奴、漢、鮮卑、氐、羌等民族曾在西北地區建立了漢、前趙、前涼、西秦、後涼、南涼、西涼、北涼、前秦、後秦、夏等政權。但是這些政權的立國時間，短則十數年，長則僅達四、五十年，且僅佔領西北地區的一小部分領域，版圖規模無法與夏國同日而語。<sup>2</sup> 夏國的崛起，將中國西北地區置於同一政權統治下，版圖之大，為歷代西北區域政權中最遼闊者。《宋史·夏國傳》云：

夏之境土，方二萬餘裏。 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sup>3</sup>

以佔據中國西北貧瘠地區的區域政權，竟能抗衡中原政權，並享國達一百九十年之久，其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制度必定有所長，而值得加以研究。

夏國由於立國於中國境內較為貧困的西北地區，資源相對貧乏，因此，對於中原王朝，經濟上始終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依賴性。更由於這種經濟上的對外依賴性，使得夏國「在外交上不能不表現出一定的依附性」<sup>4</sup>。

北宋時期，夏國在經濟上主要依賴宋朝的歲賜、榷場、和市與貢使貿易，對應於政治外交上，則是對宋稱臣；南宋時期，夏國在經濟上依賴金國的榷場貿易與貢使貿易，對應於政治外交上，則是向金稱臣。雖然經濟與外交上存在著對中原政權的依賴與依附性，但党項民族的主權獨立自主思想卻非常強烈。在北宋時期，它曾與遼發生兩次大規模戰爭；金國建立後，它則斷斷續續與金發生邊境衝突；至十三世紀前期，更因蒙古的崛起與南攻，間接引發金夏兩國的長期戰爭。因此，學者金毓黻論道：「是西夏於名義上為遼金屬國，實際則成對峙之局。」<sup>5</sup>

<sup>2</sup> 王天順主編《西夏戰史》，第七章 西夏戰史中的經濟與民族問題，頁 293，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 年。

<sup>3</sup> 《宋史》，卷 486，外國傳二·夏國下，頁 14028。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新校本宋史並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 年。

<sup>4</sup> 李蔚 試論西夏的歷史特點，頁 9，收入氏著《西夏史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

<sup>5</sup> 金毓黻《宋遼金史》，第一章總論，頁 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1 年。

在強調民族平等、去一元中心論、關懷弱勢、尊重少數，以及培養多元文化觀的現代社會，歷史學的研究視野也隨之擴大，類似宋遼、宋金、宋夏、宋高麗關係之研究，因為包含一個特定主流族群與其他少數族群之間的互動，固然頗獲學者青睞；但是，遼夏、金夏、金高麗等少數族群彼此間的互動，同樣對當時的歷史發展亦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因此，欲對十世紀以迄十三世紀，東亞地區的歷史發展有一較全面性的認識，對於少數族群彼此間互動的研究，實有其歷史研究上的參考價值。

因此，金夏關係的探討，有助於補充說明影響當時中國境內，各政權間的互動，尤其金宋兩國互動的背後可能因素。然因史料不足，有關金夏關係之探討，始終乏人問津。

本文試圖透過對金夏關係的研究，將有關金夏互動的相關文獻資料加以重新爬梳整理，對於造成金夏關係演變的各種相關因素與影響嘗試加以分析，並歸納雙方關係的特徵，俾讀者對於十二世紀初以迄十三世紀前期的中國歷史發展，甚至東亞地區的國際關係，能有更周全與深入的瞭解。

基於上述動機，本文旨在探討十二世紀初期，女真民族崛起後，滅遼以及北宋政權以來，其與夏國政權之間的互動關係。時間上主要起自金太祖收國元年(宋徽宗政和五年，夏主乾順雍寧二年，西元 1115 年)，女真建國開始，而終於金哀宗正大四年(宋寧宗寶慶三年，夏主睨寶義二年，西元 1227 年)，夏國政權為蒙古所滅為止；並依時間先後及雙方互動的性質，分為三大部份。

第一部份為「金遼戰爭與宋金戰爭期間的金夏關係」。時間上起自金太祖收國元年(西元 1115 年)，終於金熙宗皇統三年(宋高宗紹興十三年，西元 1143 年)。首先探討金夏宗藩關係的建立；其次探討前期金夏戰爭的原因與經過、金國壓制夏國的根本原因，以及前期金夏戰爭的特徵。最後則探討金夏和平關係的建立經過及其原因。

第二部份為「宗藩體制下的金夏關係」。時間上起自金熙宗皇統三年(西元 1143 年)，終於金章宗泰和六年(宋寧宗開禧二年，西元 1206 年)。首先探討雙方政治關係。本時期雙方在政治上曾因金海陵王的向外擴張政策，以及夏國發生任得敬事件，導致兩國關係陷入緊張對立，甚至引發衝突。次則探討雙方商業貿易的往來，以及金世宗在位中期與金章宗在位初期，因先後對夏國緊縮與限制雙方商業貿易，而引發夏國

數次攻邊的報復行動。

第三部份為「蒙古崛起與金夏關係的惡化」。時間上起自金章宗泰和六年(西元 1206 年)，終於金哀宗正大四年(西元 1227 年)。首先探討蒙古攻夏初期，金夏雙方的關係；次則探討後期金夏戰爭的原因與經過；最後則探討兩國和平關係的重建，並分析長期互戰對兩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下列幾點由於關係本文的論述立場，以及全文敘述的一致性，先在此作出說明：

第一點、有關紀年部分。在分析金夏關係的同時，由於必須同時將兩國的對外關係，例如金遼、金宋、金高麗、夏宋、夏遼等關係納入，不免在紀年方面產生困擾。由於金夏宗藩關係建立於金滅遼戰爭期間；又加上金為夏的宗主國，因此本文在紀年方面，西年 1115 年金建國之前，以遼國紀年為主；金建國後，則一律採用金主年號紀年。但為方便參閱，凡年代首次出現時，或涉及宋國歷史時，原則上均括弧附加宋國君主年號紀年。

第二點、有關夏國的名稱問題。傳統的文獻記載，慣以「西夏」一名稱之；而當代的早期學者，以及現今大陸學者的相關論著，亦習慣使用「西夏」一詞。然而，「西」乃相對於中原的地理位置而言，因此「西夏」一詞，明顯帶有中原本位主義觀點；且李元昊建國時，國名本為「大夏」，簡稱「夏」亦可，但稱之為「西夏」則不免流於一元中心論。因此本文除引用的原文外，一律以「夏」或「夏國」稱之。

第三點、有關金國時期「陝西」的地理位置。金夏兩國的戰爭與貿易，絕大部分發生於今陝西省北部與西部、寧夏回族自治區南半部，甘肅省東半部，以及青海省的東北隅。這一地區，加上陝西中部的關中地區，北宋末年統稱為陝西，下設有六路；故北宋末以迄金統治時期的「陝西」一詞，與今陝西省的概念有甚大的出入，在此有必要先加以說明。

金初，金人統治的陝西地區較北宋末年的範圍略為縮小，原因是部分為夏人所收復<sup>6</sup>，部分贈予夏國，部分則為南宋所統治<sup>7</sup>。金人在陝

<sup>6</sup> 北宋末年陝西邊區的晉寧軍、綏德軍、西安州、會州、蘭州、震武軍，以及部分的延安府、保安軍、定邊軍、慶州、環州、懷德軍等州軍之北邊疆界領地，乃宋神宗以來，宋國實施「橫山進築」與「熙河開邊」政策，奪自夏國的土地。

<sup>7</sup> 指岷州、階州、成州與鳳州等四州。

西地區共劃分有五路，因此又稱為「陝西五路」。根據《金史·地理志》的記載，這五路分別是：

(一)京兆府路。轄有京兆府(今陝西省西安市<sup>8</sup>)、商州(今陝西省商縣)、虢州(今河南省靈寶)、乾州(今陝西省乾縣)、同州(今陝西省大荔)、耀州(今陝西省耀縣)、華州(今陝西省華縣)等。治所在京兆府。

(二)鳳翔路。轄有鳳翔府(今陝西省鳳翔縣)、德順州(今寧夏自治區的隆德)、平涼府(今甘肅省平涼)、鎮戎州(今寧夏自治區的固原)、秦州(今甘肅省的天水)、隴州(今陝西省的隴縣)。治所在鳳翔府。

(三)鄜延路。轄有延安府(今陝西省的延安市)、丹州(今陝西省的宜川)、保安州(今陝西省志丹)、綏德州(今陝西省綏德)、鄜州(今陝西省富縣)、坊州(今陝西省黃陵)。治所在延安府。

(四)慶原路。轄有慶陽府(今甘肅省慶陽)、環州(今甘肅省環州)、寧州(今甘肅省的環縣)、邠州(今陝西省彬縣)、原州(今甘肅省鎮原)、涇州(今甘肅省涇川)。治所在慶陽府。

(五)臨洮路。轄有臨洮府(今甘肅省臨洮)、積石州(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洮州(今甘肅省臨潭)、蘭州(今甘肅省蘭州市)、鞏州(今甘肅省隴西縣)、會州<sup>9</sup>、河州<sup>10</sup>。治所在臨洮府。<sup>11</sup>

為論述方便起見，對於上述金國統治時期最西邊的五個路級行政區，亦即包含今陝西省中、北、西部、寧夏自治區南半部，以及甘肅省東半部，青海省的東北隅等地區，仍以「陝西」一詞統稱之。

<sup>8</sup> 為方便讀者了解本文所提及金國時期地名的現今地理位置，茲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 宋遼金時期（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上海：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年），以及王天順《西夏戰史》，附錄二：西夏戰爭地理古今地名檢索，頁367~405。

凡參考自《中國歷史地圖集》，則直接在地名後方括弧附註現今地名，以下皆同。如該書無法檢索，則進一步參考《西夏戰史》，而以注釋的方式呈現。如係上述二書皆無法檢索的古地名，則不括弧附註，亦不加以注釋。

<sup>9</sup> 根據王天順，《西夏戰史》，頁261注釋①表示，北宋末以至金治前期，「會州」州治在今甘肅省靖遠縣西南的敷川縣。至於「會州」又稱為「新會州」的由來，同註根據《元一統志》之記載，指出夏主仁孝乾祐十四年（按：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西元1183），夏攻陷會州，金乃僑置州西南百里之會川城，是為新會州。本文「附錄八：金陝西五路政區圖」中的會州，即是金國後期以會川城為州治的新會州。

<sup>10</sup> 「河州」在今甘肅省臨夏市。參見王天順《西夏戰史》，附錄二：西夏戰爭地理古今地名檢索，頁389。

<sup>11</sup> 《金史》，卷26，地理志下，頁641~655。

## 第二節 文獻探討

正史中關於金國的歷史記載，有《金史》一書，《宋史》中也有不少關於金宋互動的相關記載可供參考；但有關夏國的歷史記載，則欠缺正史專書，只有《宋史·夏國傳》、《金史·西夏傳》保留了夏國部份歷史記載，以及夏國與宋、金兩國的重要互動。但內容甚為簡略，無法與《金史》的規模同日而語。又金夏間的戰爭衝突、商業貿易、遣使往返等資料，除上述二傳外，亦散見於《金史》各帝王本紀、食貨志、交聘表，以及列傳等處，但欠缺系統的整理。

由於金國崛起後，夏宋兩國為金國所阻隔，因此夏國對外關係，幾與金國的互動為主；因此，探討金夏關係時，直接從介紹夏國歷史的專書入手，不失為入門捷徑。然而，夏史專書的問世，卻是近代的事。

夏史專著的問世，為清朝中葉嘉慶年間以來，考據學者努力從前人的筆記、文集、史籍等相關史料中，蒐集有關夏國歷史記載的斷簡殘篇，加以連綴成書。這些專著，內容記載多採編年體，並多已將《遼史》、《金史》、《宋史》、《元史》等正史中有關夏國的內容蒐集網羅進來，然而畢竟無法像《遼史》、《金史》之規模，能夠將夏國的歷史發展、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教育制度，以及學術、宗教、文化等成就，作一較為完整的整理與論述。

清中葉以迄民國初年所出現的夏史專著，較常見也較常被引用的有吳廣成《西夏書事》、張鑑《西夏紀事本末》，與戴錫章的《西夏紀》。這些專著的後半段有關北宋末年以來的夏國歷史，除了少部份為政治、經濟、社會、學術、教育、宗教、文化等相關史料，以及宋夏外交史料外，絕大部分為金夏間的遣使往返、商業貿易與戰爭衝突史料，是為研究金夏關係時的基本參考書籍。

《西夏書事》一書共 42 卷，大約成書於道光年間。是書蒐集唐代以來的各種史籍、文集、稗官野史等史料而成。內容起於唐僖宗中和元年(西元 881 年)，終於南宋理宗紹定四年(金哀宗正大八年，西元 1231 年)。其體例則按年繫月，將史料排比匯編於月下，是為第一部有關夏國歷史的編年體史書。其價值在於書中所引用某些史料，今已不復存在，因此更彰顯其珍貴價值，乃有志於研究夏國歷史者的必備史籍。然而，該書最大的缺陷，為作者所引用的史料並未註明出處，所以部分難

以分辨係引用何種史料，抑或只是作者的引伸發揮。<sup>12</sup>

《西夏紀事本末》共 36 卷，屬於紀事本末體。書中的史料，輯錄自宋、遼、金、元諸史以及其他書籍。內容起自唐代後期拓跋氏的得姓始末，經建國以迄夾攻覆亡。原則上每卷記載一事，詳述其本末；但基本上仍依照時間先後將該時段內的夏國歷史發展，記載於該卷。內容敘述則前半部較為詳盡，後半部較為簡略。該書最大的特點乃卷首附有與夏國歷史相關的宋夏遼金元年表、西夏堡寨並附圖、歷代疆理節略、職方表等，供讀者參考之用。

《西夏紀》一書，共 28 卷，完成於西元 1917 年，採編年體例。內容起自党項民族的初興，夏州政權的建立，而終於夏國滅亡。取材以陳崑《西夏事略》為主，參考吳廣成《西夏書事》，張鑑《西夏紀事本末》、周春《西夏書》等，並廣泛採擷宋、元以來的有關史書、文集、筆記、小說、方志，以及當時已出土的考古資料等。所徵引的文獻資料多達三百餘種，且註明出處，因此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由於近代學者從事金夏關係之研究極少，因此，相關論著並不多見，僅在此介紹夏史研究中，涉及金夏關係的三本較重要的著作。

利用現今所保存有關夏國史料，以及宋、遼、金、元史等相關史籍所完成的論述中，以大陸四川學者吳天墀的《西夏史稿》最具代表性，成就也最高。《西夏史稿》初稿於 1955 年完成，幾經修訂並利用新發現的文物與考古資料，採用新的體例與觀點，終於在 1980 年出版，並於西元 1983 年增訂再版。該書在編寫方式上，簡明通俗，可以滿足一般讀者的需要；而且史料充實，引據可信，在尋找相關史料上提供多量且充分的線索，是為研究夏國史的入門，以及進階之用的專書。該書第三章的與金、南宋鼎立的後期西夏王國單元，對於有志於研究金夏關係的治史者而言，頗具有啟發性。

王天順主編的《西夏戰史》，於 1993 年出版。本書以戰爭為敘述主軸，在有系統地闡述夏國及其前身夏州政權所歷經三百四十餘年的戰爭史實基礎上，體現了九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前期，中國北方各民族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尤其對於夏國對內、對外戰爭的各種內在因素，特別是關於戰爭地理、戰爭機制、戰爭與經濟和民族關係等重要問題，多有新論。

---

<sup>12</sup> 白濱《党項史研究》，頁 118，收入「中國少數民族文庫」，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年。



白濱所撰《党項史研究》，於 1989 年出版，是一部全面性綜合介紹當時中國大陸、台灣以及其他國籍學者，對於党項民族歷史研究成果的一本專書。內容包含「歷史概述」、「史料簡介」，及「研究綜述」等三大部份；分別對党項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及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做了全面性與系統性的簡扼說明，是為研究党項民族史的基本參考書籍之一。